第一屆中韓文學會議記實

龔鵬程

在中國古老的記憶和想像裏，海外蒼溟之間，有個儒雅敦厚的君子之國，那就是朝鮮、新羅、以至今天的韓國。韓國，曾是受中華文化薰染最深、最厚的邦土，也是中國歷代賢人才士在感慨時局滑亂、世道衰隳時，所寄予無窮希望慕盼之區，孔子所說「欲居九夷！」很多學者都認爲那就是韓國。——畢竟，禮失而求諸野，何況其非野，而是君子之國！從這種文化上相依存的淵源與影響上看，近代中韓之間文化的交流，遂愈顯出它不平凡的意義和價值。

由中韓文化基金會及淡江文理學院主辦的第一屆中韓文學會議，卽是這種不平凡意義與價值的最具體展示。這裏，我們且從兩國文學上血脈通貫的歷史因緣上說明此次會議產生的內在因素和精神：

如衆周知，韓國因地理上與我國相毗鄰，又早有殷商仁者箕子遠赴朝鮮建國的歷史傳說，因此在血緣與情感意識上，關係均是十分密切的。公元前二世紀，燕國衞滿在朝鮮北部建立衞氏朝鮮、漢武帝元封二年（元前一〇八）又設立四郡，其爲漢民族文化所籠罩，實爲當然之客觀事實與趨勢。就紀錄所示，古朝鮮已有「箜篌引」樂府，高句麗琉璃王時也有「黃鳥歌」等作品，在世宗大王創造字母以前、李朝創出文字之先，韓國卽以中文爲文字，以華語爲語言。卽使在文字創造之後，不論公私學均仍以漢文爲教育內容；科擧選拔人才，也以漢文爲其選拔標準。在此風氣下，大量以漢文寫作的文學作品，代表着中華文化另一方面的成就。卽使韓國學者也不諱言，當時的韓國文化，實係中國文化的一支，因爲無論在內容、體裁、思想模式、表現型態，以及題材之選用，語言文字之運作等方面看，它雖自有其特色，但與中國同類文學作品相較，其似而且同則是人所公認的。厥中許多佳作，不特不遜於中土，也足以躋身一流作品之列；而這些文獻對研究中國文學、史學都有其實質價值，例如清初明末史事，許多因我國史書官錄避諱曲筆的歷史眞相，反而可以借助韓國漢文學而瞭解，這是現今研究韓國漢文學的具體意義之一。

當然，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前述韓國文化整個投融入中華文化圈，而成爲中華文化一部份表現內容的情況，隨着韓國因抗日激發出的民族意識而逐漸消泯。在民族獨立的整體要求下，一求國土與國體之完整，脫離藩屬或殖民地的地位；一則期望在文化上也能表現其民族性鄉土性。職是之故，不但日式文化首遭排斥，中華文化也被波及：漢文曾一度遭到廢除的噩運、漢文作品與文獻曾被逐出韓國文學與文化的領域，例如金思燁「朝鮮文學史」卽宣稱：「卽使爲朝鮮人感情之表現文脈，若僅以漢文爲之，則非韓國文學。今日文集雜書多如山積，諸如此以漢文記載之作品，均超越韓國文學之領域，乃無用之物也。」——在此情況下，中國文學以及韓國古典文獻，再也無人研究，不但斲喪了韓國自己文化的根，也加深了彼此

的隔閡。

時至今日，有識者漸從民族主義的激情裏體會出：民族意識的提倡與發揚，並不在排拒。在體認傳統和追尋傳統的思省考察中，他們也嚐試着發掘固有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在這方面，中韓兩國的步調和處境十分相似）。因此，多數學校如成均館大、國民大、檀國大、清州大、啓明大、江原大、誠信女師大等，紛紛成立漢文科系；此外「民族文化推進會」及「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亦爲整理研究漢文學之研究機構。歷年來臺留學研究生迭有增加，並與我國交換教授……這些，都是韓國在這方面努力的事例。看看他人，反觀自己，我們深覺對這個脣齒相依的友邦研究不足，瞭解不够，文化的交流工作也亟待拓展。

在這多方面的認識與需求下，中韓文化基金會主辦的「中韓會議」於焉展開——

這次會議，除了教育部、淡江學院和中山文化學術基金會之外，韓國方面有漢城大學、檀國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建國大學、漢陽大學；我國則有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中興大學、中國文化學院、青年戰士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新力文敎基金會、指南客運公司等單位贊助，無論人力財力，都是種合作力的表現，對這次會議而言，這是令人深感愉悅的。

由於是第一屆大會，榛蕪乍闢，籌備工作備感艱辛。籌備委員會自六月間卽開始忙起，執行秘書王甦先生統籌其事；韓方學者的論文也分別經由林秋山、吳秀美、吳慶第諸先生撥冗譯出付梓。這種漫長而繁重的準備工作一直持續到開會結束，本屆大會之所以能順利閉幕，他們的辛勞應是最先值得讚美的。除了本國人員之外，韓國留華研究生也義務爲大會貢獻了不少才力，只基於一股文化的理想和人類共有的熱愛，爲中韓學術的溝通，跨出了他們穩健的步伐。

大會以發表論文交換意見爲主，論文發表是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和內容進行溝通與交流；交換意見則不拘形式或內容，或燈下酒邊、或廊前席上，理智的討論雜以情感之流通，是本屆大會的特色，也是它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忝爲論文發表人之一，以下謹簡單記敍一下大會的實況：

這次大會，韓國由建國大學大學院院長鄭範錫先

生擔任代表團團長，團員十二人，發表論文六篇。其中年近六旬的車柱環教授最受注目。車教授是韓國漢文學研究的權威，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與王叔岷、饒宗頤諸先生竝稱中大名師，著作等身。我在大學讀書時卽已拜讀過許多，獲益匪淺，但迄不知他是韓國人。可見其中文造詣之深湛，他也是本屆大會韓國學者中兩位以中文直接宣讀者之一。其他幾位先生也都是韓國漢文學研究界聲華早著的學者，可見他們很看重這次大會（遠渡重洋而來，似乎有著「不是猛龍不過江」的味道，韓國人認眞直率的態度，在此也能看出）；提交的論文也頗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大會在七月二十七日早晨舉行，國內各大學中文系主任均曾赴會外，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黃永武、淡江學院文學部主任戚長誠、文化學院韓文研究所所長林秋山及著名國學研究學者百餘人都參加了此一盛會。中韓文化基金會蔡鴻文董事長首致開幕詞，淡江學院副院長林雲山、韓國代表團鄭團長、孔孟學會理事長陳立夫等亦相繼致詞。其中陳立夫先生卽席以韓國國旗爲例，說明中韓兩邦文化上密不可分的關係，極精闢曉暢；陳先生曾獲韓國建國勛章，建國勛章共十餘枚，他和陳果夫、陳英士先生一家人卽獲得三枚，其受韓國朝野之敬重可知。

來賓致詞之後是成惕軒先生發表專題演講：「駢文之產生、構成及各家對駢文的看法」。年近七旬的考試委員成先生是目前國內駢文大師，所著「楚望樓駢文」已由張仁青博士注釋刊行。他對駢文研究極爲精深，功力密緻，演說自然精采。惕老虛懷若谷，在中午用餐時，還很謙虛愼重地詢問我他講得如何。面對他，我除了自慚形穢外，還能批評些什麼呢？

午餐是由蔡鴻文先生款宴的，席間學者有較多的時間交談，不但可藉以知悉彼此研究動向，也更交換了許多研究心得。

論文發表會於下午一時三十分正式舉行，第一部份由淡江學院夜間部中文系主任王仁鈞先生主持，討論則由朱守亮先生主持，共發表四篇論文：

杜松柏：唐宋詩中的禪趣

車柱環：韓中詞學之比較研究（以韓國最初之詞爲中心）

尤信雄：中國詩歌中的憂患意識

池榮在：韓中翻譯文學史研究序說

杜先生曾被譽爲中國自王國維以降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所著「禪學與唐宋詩學」一書，是目前對此問題最具系統性的研究。本論文以禪趣在唐宋詩中的表現爲研究內容，指述天趣、奇趣、理趣等型態特質之形成與內涵，爲我們研究唐宋詩開闢了一條途徑。尤其是奇趣詩中「反常合道」的特質，歷經黃永武、張夢機諸先生抉發以來，在此亦有清晰的說明。車先生的論文考察到韓國早期詩詞創作量不同的原因與狀況，並以李奎報「白雲詞」爲中心，勾勒出韓國初期詞壇之概貌。在敍述中，他將李氏詞每首摘出，就其調名、格律、內容等一一與中國詞家比較。在此，它使我們曉得詞在韓國發展的歷史、與中國詞家創作上相關聯的特色，也說明了中華文化對韓國王室及知識份子之間的影響。由於李奎報文集編錄極爲混亂，其詞作向未引起注意；將混入古律詩中的詞作挑出予以討論，是車氏論文之重心。據我猜測：這可能是作者繼「韓國詞學研究」（亞細亞研究第十五——十九期）和「白雲詞考」（東亞文化第十一期）之後的一個衍生論題。

至於尤信雄先生「中國詩歌中的憂患意識」一文，是繼徐復觀、陳器文二氏以憂患意識討論詩經以後，首次以此觀點對我國詩歌內在精神作一通盤研究的著作。始闢椎輪，耗費心力甚鉅，全文主要以人生在現實環境上所遭受的局限爲主基，說明人生悲劇性的憂患之思。其理論內容或許曾受西方有關文學反映說和「悲劇」的觀念之引發，偏重於命運悲劇。一般認爲比命運悲劇更崇高、更悲壯的性格悲劇則未述及，且以爲若無命運（環境）之刺激與誘發，憂患即不能形成，似是尚可稍予補充修正。作者學養醇厚，本文亦體大思深，可資啓發處不少；與筆者所要宣讀的論文也頗有關係，因爲天命思想常是憂患意識產生的內在根源。

池榮在先生「韓中翻譯文學史研究序說」原係三人研究小組共同成績，其主要目的（亦爲近代韓國學術界所致力的趨向）爲：藉翻譯來受容外來文化，以便發展固有文化；因此，翻譯之現象與條件遂爲亟待研討的論題。本文對韓中翻譯文學史的時代劃定、研究對象、包容和影響等，有著明晰而具系統地說明。他們甚至企圖從語言與文學的研究範圍擴大至政治、經濟、思想等整體文化，作一全面性的發掘。我們是

否也可由此而嘗試著研究中印翻譯文學史或中西翻譯文學史呢？跂余望之矣！

第二部份論文發表會由淡江中文系主任王甦先生主持，綜合討論則由紀秋郎先生主持，紀先生專攻比較文學，在會中也呼籲以比較的觀點來研討中韓文學的內涵：

施淑女：漢代社會與漢代詩說

廉永英：文心雕龍通變義鉤玄

李慶善：韓國古代小說所表現的對外意識

沈　謙：劉勰的通變論

申東旭：韓國現代詩所表現的「被虐心態」及讀者的「美意識」

李奇茂：中國繪畫的民族精神

這裏我們先談談兩篇有關文心雕龍的論文：我國文學批評系統化的專著，自以文心雕龍爲嚆矢。在一片中韓文學相比較的景況裏，比較一下國內兩位文心雕龍專家對此書的見解，應是極有意義的事。廉先生此文重點在擺落紀昀、黃侃等人以爲「通變」就是復古的看法，他鏡鑒全書，以「擘肌分理，唯務折衷」爲劉勰論文的不二法門，凡對舉成文，而在文學上具相對關係質性的觀念，劉勰都必調合折衷。因此所謂通變，既非復古也不是創新，而是會通於古而適變於今。他以文例、詞例及全書的批評手法爲觀察對象，得出了一個與沈先生相同的看法。但沈氏的研究方式與廉先生不盡相似，他先說明通變在於通古、變今以及通古變今，然後分別闡述。因此廉先生的研究可說是義界的考察，沈氏的研究則是解說性的舖敍其結構。兩人對文心一書的基本掌握大致相同，這是學術上極有趣也極有意義的現象。

施先生的論文，是本屆大會中我極欣賞的一篇，她就漢代社會發展以及與此社會發展狀態有關的思想意識爲主導，闡說漢人對詩（經）的看法。其研究包含了兩漢詩學與春秋詩說淵源性傳統的探討、兩漢詩教成化的過程以及它引起的作用和影響等等。她以爲漢代在思孟學說影響下，雜揉了陰陽五行思想的詩說，實與現存詩緯及齊詩佚文無異，與我一向的主張相同。但她這類考察明顯地否定了春秋以至漢人美刺觀對詩本身的價值，也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據我們所知，他們所說的美刺有時也並不見得都非詩本義。對比

興美刺說極端地厭惡（她認爲那是「詩不詩，詩哉詩哉！」的顚倒世界），導致她對比興說不够瞭解，她以類比「能近取譬」釋興，但能近取譬是比喻，比喻包括明喻、暗喻、隱喻等，她既以比喻釋興，又說比是明喻、興是暗喻，未免稍亂脚步了。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確，尙可進一步研究。

李慶善「韓國古代小說所表現之對外意識」以古代韓國漢文韓文小說所反映的時代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衆的對外感情爲研究主題。韓國古代的小說以中國爲地理背景者居多，故其與中國之關係爲此類小說的重點所在，其中往往與日本或滿人胡人有關。大體說來對中國仍視爲一休戚相互的主體，對日本則鄙夷而不屑。其表現方式頗有誇大或神怪的傾向，且多與史實不合，例如說明太祖出身韓國之類，可以看出它的特色。此文與申東旭先生「韓國現代詩中所表現的『被虐心態』及讀者的『美意識』」正相呼應，申氏此作，以韓國大學與高中國文課本所收錄的作品爲分析對象，所謂「美意識」意指讀者美的感受及其價值判斷；所謂「被虐（害）心態」則係韓人在困境中成長時，必須接受苦難與迫害煎熬的意識表抒，它强調苦難不可逃避，人必須迎向悲苦、背負災難。這是從認知苦難、承認苦難，進而以苦難爲自我生存所必須接受的一份實有。這，也許正是他們民族性的流襮吧！而在韓國各級學校中以如此豐富的現代詩爲教材的現象，對我們也不無可資參鏡之處。

大會中唯一一篇有關繪畫的論文是李奇茂先生提出的。李先生爲藝專美術科主任，本文亦不脫教育家立場，剋就中國繪畫在文化史上的功能而立論，說明我國繪畫的特性、認識、及其基本精神，特別强調畫家與人品之間的傳統觀念。他以爲唐宋以迄明清文人畫興起後，繪畫已文學化，此一說法極精闢動人。文學固然與道德無必然關係，但從文化史上看繪畫却必須將品格和畫藝配合着看。

第二天（廿八日）早晨的論文發表會，因韓國學者清晨卽前往教育部中央黨部參觀，以致稍稍延遲了些。本會仍由王甦先生主持，黃錦鋐先生主持討論。兩位都是我的老師，四篇論文裏也以我最不成熟：

全光鏞：韓國作家與社會（以歷史變遷過程爲研討主題）

李超宗：社會現實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悲劇

金一根：明皇誡鑑之比較文學的考察

龔鵬程：傳統天命思想在中國小說裏的運用

全氏爲漢城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旨在探討近代意義上所謂的「作家」一詞成立以來，韓國作家社會地位之變遷過程。從作家對社會的意識與現實上作家之經濟條件兩方面作一歷史性的考察。據我所知，國內似乎還未着手作這方面的研究，全氏此文頗可供我們參考。與全氏研究方向截然不同的是另一篇韓國學者的論文：有關明皇誡鑑之研究，在於說明韓國接受中華文化影響之事實與兩國文學之密切關係。「明皇誡鑑」係朝鮮世宗時纂輯而成，久已亡佚，金教授重予發現並整理研究，功蹟不小。其內容是以唐明皇楊貴妃故事作爲警誡朝鮮王室的教科書，內附圖書、解說與註釋，參錄了許多我國的正史稗官及隨札胜錄等。他這篇文章雖極簡略，但似乎可供我們研究東亞各國與我國文學關係的藍本，例如貴妃故事在日本、諸葛亮故事在緬甸……不特可以考察其流傳經過、演化過程，亦可觀察其影響、意義，並與我國原有之著錄相比較。

李超宗先生的論文側重近代文學與時代思潮、政治局勢之間的關係，也是繼去年鄉土文學大論戰以後，就其思想根源處予以檢討的力作。他說明社會主義指導支配並結合現實主義以形成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實不同於社會現實主義、浪漫現實主義或心理現實主義等，因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意在運用馬克斯共產社會主義理念，從階級革命的發展中，改造並教育人民的思想。它除了導致大陸淪陷之外，也因文學已淪爲爲階級、爲政治服務的奴婢而使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毫無文學可言。

至於我的學習報告，意在討論天命思想在小說中的各種表現型態，以便清晰地瞭解小說結構上的特色及其表達之意義，並探討某些思想的文化表現。這種傳統天命思想對小說家而言，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着，區其條類，則包含了觀念上的運用（作者對天命的基本認識和作者處理人與天命間關係時的樣態）、形式上的運用（包括具體結構如情節、敍述邏輯、特殊形式等；事件運用如預言、巧合、奇蹟、祥瑞、災異、占卜、童謠等）二大層面，這次報告，窘於篇幅，只談及觀念之運用，期望將來能補寫完其他部份。

此文寫作期間，友人張火慶曾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論文討論時也蒙杜松柏、陳萬益、林明德諸先生多所指正，一併致謝。或許這也是本屆大會許多具體成就中最微細的一項吧！

論文討論的壓軸是兩篇有關韓國的論文。由王仁鈞先生主持大會，車柱環先生主持討論。金東旭先生「變革時期的學者——李奎報」一文乃專爲說明李氏人格而作，屬於作者研究，廓清了一些對韓國這位大文豪的誤解與誣蔑，運用史料及以意逆志的手法，極爲精純出色。而林明德先生「韓國漢文小說與漢文學之研究」一文，尤屬本屆大會中極出色的文字，雖係概論性質，但已將韓國漢文學的發展過程、未來展望、研究途徑等等，勾繪得極爲清晰簡當。林氏尚擬編輯「韓國漢文小說全書」，這是一樁浩大的工程，我們期望它早日完成！

需附紀一筆的是二十七日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洪董事長所邀宴的晚餐，與會學者大多列席參加。因洪董事長遠赴日本未能趕返，晚宴由其媳簡女士（基金會執行董事）代表接待。宴中學者除就大會中所涉及的一些學術問題進行討論之外，更深入而廣泛地交換彼此有關風俗人情之間的意見。例如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李殿魁先生曾和車柱環先生談及語言和音樂、詩、詞間的關係；我也向李先生請教了一些關公在戲劇造型與影響的問題。氣氛融洽而和諧，席中中韓兩方相繼引吭高歌，也讓我們體味到了韓國民族雄直豪放的一面。洪建全基金會的態度是誠懇而專注的，他們希望以此爲開端，無論在國內或國際間，我們能結合大家的力量，爲中華文化的傳統與未來而努力。當然，這也是我們勉力以赴的目標。

綜合本屆大會而言，籌備工作固然顯得急促而繁重，但整體地說，準備已極爲完美；參與大會的學者們也都抱着認眞莊重的態度進行研討。在討論內容上，韓國學者有强調其歷史社會地位的傾向，中國學者則顯得包容廣泛且氣魄雄强。但韓國頗注重中韓關係的探索和中韓文學的比較研究，在這方面我們極爲匱乏；而韓國學者已能着眼於現代詩和近代作家社會地位研究，也是我們在這次會議中所欠缺的。再則，韓國方面，有共同研究的計劃與成果，我們則比較闕乏整體研究的經驗和成績。他們的績業雖未必輝煌、論

點或仍可商，但對我們而言，不啻是面鏡子，以中韓文學關係之密切，今後如何結合國內或中韓兩邦學者共同開發研究，是亟須研議的問題。文化學院林明德教授呼籲出版韓國漢文學叢書，並在華成立漢文學研究會、召開國際性會議等。召開國際性會議，這次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如何加强中韓學術聯繫、刺激國內研究水準，則是今後我們努力的方向。其次，本屆大會中令我感慨最深的是：歐風東漸以來，中韓兩國對固有文化的態度和處境大抵相同，例如我國近數十年來文學批評，尤其是新文學，受歐美各種主義及批評方式籠罩影響不能自拔；據申東旭教授告訴我，韓國情形亦復如此。但韓國學者在這次大會的表現，却一致展示了他們吸收外來文化，以磨洗創造並發揚傳統文化的決心。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感到慚赧的。近來我們雖已有了回歸鄉土與民族的自覺，但在方法和心態上仍不脫歐美各類主義膏藥的意識型態陰影，如何建立民族精神、恢復民族自信，以吸收外來文化，當是我們不容稍懈的使命。

最後，請以大會所贈文鎮上的一副對聯作結：「詩禮而今通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

66年度文藝獎章新聞文學獎

現代學人散記 45元

這是胡有瑞女士爲「書評書目」所寫的一系列學人作家訪問記，胡女士所賴以得獎的採訪文筆，在本書中表露無遺。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換舊人

要了解新起的一代如何起來

新起的一代要知道如何起來

請來讀新起的一代的殷允芃女士的

新起的一代 45元

書評書目社 電話：三五一六六〇八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